

时代先锋

川藏线，难忘那抹流动的绿

记四川甘孜藏族邮车驾驶员其美多吉

新华社记者吴光于

从四川甘孜县城向西行进一个多小时后，载重14吨的邮车便开始翻越海拔6168米、有着“川藏第一险”之称的雀儿山。路面随着海拔攀升不断收窄并越发颠簸。车轮碾过之处，尘土卷着碎石滚下百米悬崖。1月21日，记者在成都再次见到其美多吉，一起回忆起跟车采访、翻越雀儿山的一幕幕，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孤独的“航标”

1954年12月15日，随着川藏公路的开通，两辆崭新的邮政汽车满载着祖国内地发往西藏的上万件邮件，从成都直抵拉萨，开启了川藏干线汽车邮路的历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条沟通西藏与内地联系的邮路，依然是中国邮政通信的主动脉，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条不通火车的一级干线邮路。

其美多吉是四川甘孜县邮政分公司邮运驾驶组组长，有着一张典型的康巴面孔，有棱有角，肤色黝黑，目光坚毅，头上扎着一条马尾，举手投足间透着潇洒。

然而，这位看上去有着艺术家风范的康巴男人，却在过去30年里重复做着一件单调而艰苦的事——6000多次往返于甘孜与德格之间，行程140万公里，约等于绕了赤道35圈，也相当于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往返了两次。

“我小时候，高原上的车很少，在我家乡，第一份报纸是邮车送进来的，第一份中学生的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送来的。如果能当上邮车司机，多光荣、多神气啊！”他说。

1989年，当这个梦想终于实现时，迎接他的却是一条危险的旅途。209公里的路程即使没有意外也要开上8个小时，中途的雀儿山更是许多司机的噩梦，交通事故频发。

雪线邮路上，司机们的目光中，多吉的邮车就是航标。特别是“风搅雪”来临，漫天风雪让人无法分清天空和大地时，多吉的邮车总是在漫漫雪山之上碾出第一道辙。

但航标都是孤独的。30年来，他没有在运邮途中吃过一顿正餐。只在家里度过5个除夕，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在运邮路上。

驾驶邮车穿越人生风雪

多吉的右脸有一道明显的刀疤——那是2012年7月留下的永恒印记。

当天，他驾驶邮车途经国道318线雅安市天全县境内，行至一陡坡，车速减慢的时候，路边突然冒出12个歹徒，手里挥舞着

砍刀、铁棒，将邮车团团围住。

身中17刀，肋骨被打断4根，头盖骨被掀掉一块，左脚左手静脉被砍断……在进行了8个小时的手术后，他挣扎着捡回一条命。

然而，由于肌腱断裂，左手难以合拢，别说是开车，生活都难以自理。

就在他出事前一年，他即将结婚的大儿子突发心肌梗死，撒手人寰。接连遭遇精神和身体的重创，曾经开朗的多吉变得沉默寡言。一系列变故让妻子泽仁曲西流下了眼泪，但面对多吉，她却依然努力微笑，不停地鼓励丈夫，带着他四处求医。

就在多家医院作出左手几乎不可能完全康复的诊断后，夫妇俩遇到了一位老医生，教给他一套常人难以忍受的“破坏性康复治疗”——先强制斩断僵硬的组织，再让它重新愈合。康复过程痛得钻心，每一次多吉都会疼得满身大汗。通过两个月的咬牙坚持，左手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回到甘孜县，同事们都劝他别再开车了，既是心疼他的身体，更怕他再遭遇不测。但妻子知道，面前这个遍体鳞伤的男

人，只有重返雪线邮路，才能找回丢失的魂。

“回车队的第二天，同事为他献上哈达，他却转身把哈达系上了邮车。他说，行驶在这条路上，能感觉逝去的儿子和曾经

雪线邮路，一生的路

邮车路过了四道班时，停了下来，多吉下车把青菜和肉送到道班工人莫尚伟、黎兴玉夫妇手中。

这对坚守雀儿山23年的夫妇动情地讲起他们与多吉的感情。“他是信使，更是亲人。”在荒凉的生命禁区，邮车带着独特节奏的两声鸣笛是他们之间才懂的问候，他送来的报纸和家书更是滋养精神世界的唯一营养。

跟随多吉行驶在雪线邮路上的日子，窗外的风景一直很单调。然而，从一位位邮政职工、道班工人、汽车司机、交通民警、运管人员的讲述中，记者发现，他的世界一直很精彩。

他与这抹流动的绿，在雪线邮路上架起了一座桥。它连着党中央和藏区的百姓，连着青藏高原和祖国的各族人民。

哪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就成了义务交通员；哪里有了争执

摩擦，他就成了人民调解员。

30年来，他带在邮车里的氧气罐、红景天、肌昔口服液，在风雪阻路、进退无路的危难关头，挽救过上百位陌生人的生命。

如今，全长7公里的雀儿山隧道已经正式通车，隧道将从

坚守30年，在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线邮路往返6000多次，行程140万公里！四川甘孜州邮车驾驶员其美多吉用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奋斗者的敬业奉献、勇于担当。

高原邮路险象环生，除了“天灾”，还有“人祸”。但其美多吉从未放弃、从未低头——遭遇雪崩，进退无路，仅靠加水桶、铁铲等一点一点铲雪、挖路；面对歹徒，为保护国家财产挺身而出，身中17刀，经过艰难康复，再次开上了邮车……为了乡亲们

的期盼和希望，这个地道的康巴汉子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坚持，成为雪线邮路上流动的“航标”。

其美多吉的壮举从何而来？来自于坚定的理想信念。因为有了理想信念，才能舍生忘死地拼搏奉献，才能拥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才能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来自于敢于担当的作风。只有敢于担当，才能不计得失、锐意进取、有所作为。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克难攻坚、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关键时刻顶得住的干部。需要其美多吉这样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奋斗者、真英雄。

像其美多吉一样扛起流动的“航标”，坚定理想信念，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面临困难挑战，奋勇向前；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敢闯敢试、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奋斗者就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印记。

（记者吴光于）新华社成都1月23日电

向勇于担当的奋斗者致敬

前两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了10来分钟。

谈起这些时，他的声音里也有些落寞，他说无比怀念雀儿山上那些步步惊心的日子，有他和兄弟们的青春和热血。

那一刻，记者的思绪也被带回了雀儿山上。多吉望着远方无边的草原说，无论道路多么艰险，只要有人在，邮件就会抵达，只要雪线邮路在，这抹流动的绿就将永不消失。

新华社成都1月23日电

台湾知名作家林清玄逝世

新华社台北1月23日电（记者章利新、刘斐）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知名作家林清玄23日因病逝世，享年65岁。家属当天透过友人向媒体证实了该消息。

林清玄1953年出生于台湾高雄，毕业于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曾在《中国时报》《工商时报》等媒体任职。他20岁时出版第一本著作《莲花开落》，之后创作不断，出版著作超过200部，其中《菩提系列》《玫瑰海岸》《白雪少年》等散文集广受欢迎，荣获台湾众多文学奖奖项。

林清玄长期频繁往返两岸，到过大陆300多个城市，因出版、演讲、援建希望小学等活动和大陆艺术界人士有着广泛接触。他曾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透露，他初中时就每天坚持写作1000字，高中增加到2000字，从大学开始，不管多忙每天坚持写3000字。这一写作习惯让他成为台湾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我一年中有半年在大陆，走过很多地方，碰到很多大陆的作家，每次去都有新的感动，这种感动是，我和这些作家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作为中华文化传统下的作家，我们共同理想就是去创作包容力更强的文化。”林清玄曾对新华社记者说。

7名因公致残或病逝的记者

受到汤计人道传播基金资助

1月23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汤计人道传播基金第二批记者资助仪式在京举行。尹红杰等7名因公致残或病逝的记者及其家属受到资助。

“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走到聚光灯下，也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像他的采访对象那样为人瞩目。”基金发起人汤计说，“我们的援助也许尚显微薄，但这是我们的一份敬重。”

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表示，对因公致残或病逝的记者及其家人伸出资助之手，是社会救助应有之义。中国记协法律事务负责人阎敬侠表示，记协愿意携手红基会做好困难记者的救助工作。

汤计人道传播基金于2017年9月发起，为国内首个关注关爱新闻媒体从业者的专项基金。汤计坚持10年追踪报道推动“呼格案”平反，曾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姜锦铭）

我们都是奋斗者，我们都是追梦人

（上接1版）“这种被子我小时候还盖过。”在基诺族博物馆，资切指着一床用“见血封喉树”树皮做的“被子”说。旁边的展柜里，是穿着“树皮衣”的模特。“这种树皮衣”我没穿过，但见老人穿过。”一头银发的资切缓缓地说。

那个时候，基诺族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还过着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生活。

那个时候，基诺人吃肉靠男人打猎，吃菜靠女人采集山茅野菜。那个时候，基诺人几乎与世隔绝，一见到外人，第一反应是赶紧关门躲起来。

新中国的成立是人类发展史上震古烁今的一件大事，对于基诺族来说，更是揭开了从原始走向现代的序幕。

基诺族开始走出山林，跨进现代。党和政府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兴办教育。1956年，基诺山有了第一所小学，资切就是最早一批上学、学普通话的基诺人。

不过，与其他“直过民族”一样，基诺族居住的地方极为偏远，生存条件恶劣，教育和文化程度低，发展较其他地区更为艰难。

“我上学都是光脚，冬天穿的土布裤只有半截，膝盖光着。当年连盐巴都是宝贝，经常没有菜，鸡蛋大的一块盐巴，揣在兜里，吃饭的时候舔一下，可以吃一学期。”不仅老站长，年轻的基诺族乡女乡长白兰也嚼过盐巴。

一直到1978年，全基诺族乡还只有5户人家有瓦房，路、水、电均不通。

美好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只争朝夕干出来的。尽管是从最原始的刀耕火种起步，但在党和政府大力扶持下，基诺族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忘记奔跑，从来没有停止奋斗。

他们引进砂仁，种植橡胶，开发茶叶，把刀耕火种永远送进了博物馆；

他们建造瓦房，修筑公路，竖起电线杆，引入自来水，将新生活领进家门；

他们从不敢见生人，不知道做生意为何物，到通过电商把产品卖到全国，卖向世界……

一户农家的买车“编年史”

幸福的生活，是奋斗者撸起袖子、挥洒汗水拼出来的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这是新中国无数劳动者、建设者、追梦者的奔跑姿态。

“工期紧、目标硬，我们只能争分夺秒、日夜施工。在金沙江边干活，3年都没出来过，不知道外面啥样子。有时物资运不进来，就吃大米喝盐水。修隧道的时候，人从洞里面出来，只有眼睛是黑的，其他都是白的。”78岁的刘占国，是中铁二院退休的老勘测人，回忆自己踏遍西南40余年的“铁路人生”，青藏、川藏铁路等各种艰苦建设场景仍历历在目，成昆铁路印象尤其深刻。

成昆铁路沿线地形地质极为复杂，号称“世界地质博物馆”，曾被外国专家断言为“铁路禁区”。

在新中国奋斗者手中，不可能成为可能。1970年7月1日，在外国专家断言的“禁区”，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神话”。

“要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当年铁道兵战士在牛日河大桥桥墩上刻下的豪言壮语，至今令人心潮澎湃。

人类铁路史上的又一奇迹，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

修建青藏铁路有多艰辛？在刘占国看来，单是20世纪70年代参与勘测，就有无数刻骨铭心的记忆。

“有一次在垭口出工，卡车深陷泥里，直到深夜11点多也没有推出来，我们只好把仪器放在车里走回驻地。当时已经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饥寒交迫，每走十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还不能坐，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只能两个人靠在一起。”

2001年，60岁的刘占国参加了川藏铁路西端拉林段的前期测绘。2014年，新时代建设者接过刘占国们手中的棒，开工建设川藏铁路东西两端。

“现在在最东端从雅安到朝阳湖已经通车了，我也78岁了，就



▲在四川省成都市怡和新城小区，快递员李洪军在店里工作（2019年1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在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芒景村，赛帕南勒在讲述“直过民族”布朗族的发展史（2019年1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谢锐佳摄

盼着全线贯通那一天！”刘占国充满期待。

去年金秋，中央宣布全面启动川藏铁路规划建设，测绘、施工者们日夜奋战，刘占圆梦应该不会远。

美好的梦想，幸福的生活，需要新时代奋斗者撸起袖子、挥洒汗水去拼去实现。他们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

“只要能做，我几乎什么零工都会做。”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青年梁秀前一边说，一边熟练地用嘴咬开开关面板塑料包装，用电钻往柱子上固定螺丝。农闲间隙，闲不下来的他领着几个人在外村做“农网提升改造工程”。

梁秀前曾经在广东打工，回家之后一直在寨里和邻村间寻找致富的机会。

当村路还差一公里就修通的时候，活络的梁秀前就买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并开了村里第一家超市。

为了节约通勤时间，梁秀前干完一天电工活，夜里就睡在一辆SUV的后座上——这已是他的第五辆机动车。

在梁秀前父亲住的木屋里，67岁的梁父用粉笔、毛笔在墙上仔细地记录着儿子五辆机动车更新换代的“编年史”——从二轮摩托到四轮汽车，从二手车到新能源车。

“编年史”也是梁秀前这位苗族青年追求幸福生活的奋斗史。“编年史”旁边“有车的感觉真好！”几个字，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老梁一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圆梦之后的喜悦。

梁秀前是乌英苗寨第一批百香果种植户，他带头种了大约50亩，第一年就赚了近10万元。

不仅自己过上好生活，这位勤奋的苗族男子还被推举为乌英苗寨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联合产业发展协会会



▲在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追逐音乐梦的拉祜族青年李扎思边弹吉他边唱歌（2019年1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谢锐佳摄



▲2019年1月13日，勤奋的广西融水县乌英苗寨青年杨秀前在安装开关面板。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长，成了寨子里脱贫致富带头人。

虽然在云南，山里的冬天也还是有点湿冷，胡红刚刚下地回来，鞋上还沾着泥巴。

最近雨水不断，作为中科院昆明分院派驻澜沧县酒井乡勐根村第一书记，他很担心雨水对最近引进的土豆新品种生长的影响。

胡红2015年到勐根村任第一书记，刚上任时全村有贫困人口1519人，通过“五加二”“白加黑”的苦干巧干，现已减到12户37人。

“剩下的贫困人口数量虽少，但脱贫更难。已经脱贫的也要防止返贫！”胡红放不下对乡亲的牵挂，如今已是第三个任期。

挂职的时候孩子还没出生，如今已2岁多，离多聚少，想念的时候也只能“视频一下”。“见面太少，小朋友对爸爸还没有啥概念。”这名80后有点小小遗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以上。

正是有像胡红这样的数百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牺牲小我、不断接力，卷起裤腿、撸起袖子带着群众干，这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才能完成。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对成都市民史桂如来说，奋斗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状态。正是这种执着的坚持，她把不起眼的兔头做成了风靡全国的成都小吃。

1992年，40多岁的史桂如从食堂下岗，开始做夜宵麻辣烫生意。“那时我们家经济条件其实还不错，在县里是数一数二的。我和老爸一度建议老妈别干了，太累，赚不到几个钱。”

史桂如的儿子陈波说，他们不止一次把老妈的炉子用水浇灭，可老妈等他们走了又接着生炉子，继续干。

“人总得找点事干干。干活干习惯了，停不下来。”史桂如说。中国的发展奇迹，正是千千万万个“闲不下来”的史桂如创造的。

要做就做到最好。夜深人静，全家人都睡了，史桂如守着炉子，等着来吃夜宵的顾客，期待顾客的反馈，研究汤底的配料。

生活好起来之后，老百姓口味追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成都麻辣兔头迎上了这一新的消费风口。如今史桂如的“双流老兔头”销售旺季一天能卖上万个，因备受食客们的欢迎，被众多商户争相效仿。

独腿快递小哥的初心与梦想

“我有一个梦，是中国的梦，是幸福的梦……”梦想的澎湃力量，驱动我们不断创造传奇

新时代的中国，每个努力奔跑的人，都有出彩的机会，无论他身份如何。

“独腿送快递”快递员李洪军追梦的身影，让无数网友泪目。

“残疾人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残了不是废了！”17岁时，一次意外事故夺去了李洪军的右腿，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做过艺术团演员，干过工厂流水线，开过报刊亭……李洪军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命运搏斗。

2012年，李洪军成了成都市怡和新城小区的一名快递员。快递讲究“快”，独腿当快递员？很多人等着看笑话。李洪军用“拼”作答。他每天6点起床，6点半到仓库取件，9点多开始送快递直到中午，匆忙扒几口饭，下午一点半之前再去取件，送完快递后去门店处理各种事务，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

阳光总在风雨后，独腿送了3年快递，如今李洪军终于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和朋友合作在小区开了一家快递门店。现在亲自送快递少了，业务方式有所不同，但他的初心没有变，那就是用心服务好客户；他的梦想也丝毫未改，那就是自力更生、过得更好。

新时代的中国，人们的梦想多元多姿，丰富多彩。

拉祜族青年李扎思嘴上说他最想干的职业“其实是警察和教师”，但只要拿起吉他，就不禁沉醉其中。

李扎思家在普洱市澜沧县酒井乡勐根村老达保村民小组。这里老老少少都爱唱爱跳，耳濡目染，李扎思也是自小就会唱会弹。

为了追逐音乐梦，李扎思和同村4名青年组成“达保五兄弟”组合外出演出；为了学艺，还当过两年“北漂”。

这名爱笑的大男孩已经创作了七八首民族歌曲。“其中，我最满意的是《我有一个梦》！”李扎思抱起吉他边弹边唱起来，“我有一个梦，是中国的梦，是幸福的梦……”

李扎思最满意的事是自己成了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一员，经常下乡给民众弹唱，还到全国各地演出交流，甚至到日本、法国演唱。

“今年准备再创作几首歌，多跑几个村，收集我们的民族音乐，把民族的老宝贝挖出来。这名叫唱记者‘把我拍好看点’的80后拉祜族青年拨动着琴弦，道出了新年的梦想。

如今，芒景村的发展已远远超越赛帕南勒父亲当年的梦想，村民住上楼房开起轿车，年收入十几万元的不在少数；

“以前我们民族害怕外人，现在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来我们这里旅游！”基诺族乡女乡长白兰爽朗地笑了。

“汽车、手机、宽带、电商……社会上新潮的东西，别的民族有的，我们也都有了！”资切无限感慨地说。这个曾经落后的“直过民族”，已经与共和国同梦，与世界同梦；

“我最大的梦想是能给村里引进一些企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钱挣。”追梦路上，苗族青年梁秀前奔跑不歇。

天南海北，太空深海，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正在奋斗的底色，奔跑的姿态，怀揣多姿多彩的梦想，绘成一幅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图景。（参与记者：吉哲鹏、黄海波、黄孝邦、曹鹏远）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